



同心同「得」

5年前，疫情初起，上課、分享、交友，都在線上進行。給孩子們策劃什麼樣的活動，才吸引他們的興趣，又能讓他們學有所獲，我頗費了一番腦筋。一位不知名的路人啟發了我。

那段時間，高峰時段的地鐵車廂前所未有地「寬鬆」，我每周兩次去學校值班，路上都會看到那個瘦瘦高高的年輕人。他手裏拿着豎排版的書看得津津有味，斯文的黑框眼鏡，連同他不時揚起又放鬆的眉毛，將閱讀的韻味無聲地傳遞着，洋溢在整個車廂，簡直成了清晨裏最美的風景。那本書是紅色線條的封面，具體是什麼，起初我看不清。但這激起我的好奇心。於是，只要「逮」到他在車廂裏看書，我都要努力地打量一下，想知道是哪一本書。後來，我終於看清楚是張愛玲的《小團圓》，我幾乎驚訝地叫出聲來——這書我也看過，只不過不是同一家出版社的版本罷了。於是，我的心裏立即有了很多「表達的慾望」：你喜歡這本書嗎？你最喜欢它的哪一部分？你為什麼喜歡？

後來，我創辦了「香港青少年讀書月」。一轉5年過去，這個讀書月活動的影響力早已走出香港，香港的孩子們和內地的青少年通過「同讀一本書」，增進了了解和共融。前幾天，筲箕灣官立中學與他們在深圳的姐妹校——南山區學府中學，舉辦了「同心同得 同讀一書」活動，並邀請我做專家點評。看到兩地的孩子，認真地分享閱讀不同類型書籍的所思所感，我心下感慨：誰說這個年代沒人讀紙質的圖書？筲箕灣官立中學校校長全程參加活動，她亦欣慰地告訴我：明年一定辦得更好！



作者為深港兩地中文學生做文學指導。作者供圖



情繫文字舞會記憶

在寫作的時空長河裏，總有一些難忘的印記，吉光片羽的記憶，深刻而悠長，令人回味。當我收到東瑞邀稿徵信佳音：

「2025文字舞會沙龍徵稿」：2024年12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。

「7年了！7年後的今天，與7年前的我們，面容、精力今昔非比，唯可喜的是我們依然活着，真好。心境年輕依然、友情依然，一見如故。這個沙龍群組來去自如，發文隨意，評論自由，沒有壓力、負擔。每3個月會發一次徵文題目或範圍供大家參考，文章以文檔式不佔篇幅，讓大家欣賞……題目自擬，散文、小說字數在1,500字內，詩歌30行內為宜。」(2024年11月28日)

我腦海此時此刻不禁湧現昔日美好回憶，彷彿間便穿越去時空隧道裏，回到那些溫馨文字天地之瞬間了。東瑞召集的「文字舞會」難能可貴，它不僅是新式的寫作平台，更是文學的傳承、友情的共感，兼讓我在香港艱苦的疫情時，依然能寄情寫作、感悟人生。

初識文字舞會，我就受到熱情好客的東瑞老師所感染，他愛在鍵盤上敲跳動，最愛與文字起舞，

動的是手指，而非雙足。他寄情創作，帶頭在網上新浪博客召開「文字舞會」，感染群者，聚眾超過48萬人，訪客因其文字豐富兼富拼搏精神，津津樂道，東瑞文名日益名聞四海。我常讀他博客，漸與不少海峽兩岸暨港澳的文友互動交流，因大家都愛與文字共舞。

文學使人內心暖熱，有力量療癒生活，面對人生起與跌、工作得與失，完全無損個人自強不息、抗衡逆境，不絕望、不妥協地積極面對，互相扶持，樂天知命。

在東瑞召集領軍下，文字舞會收錄了佳作無數，題材多姿多彩，涵蓋了家庭、親情、教育、讀書、社會民情、生活心影和感悟等，細讀「文字舞會」各佳篇，喜見題材廣、內涵深、意念新、手法巧；反映凡人間，世事變異無常，生命危情、人情百態；手法構思新穎，敘事寫人精彩，生動見創作心思，更富正能量，令讀者也拚搏互勉。

我非常欣賞東瑞總是鼓舞文友多投稿，他天天與文友互動、賞評，用心良苦。

捲土重來的「文字舞會」，一呼百應，文友展開書寫了，齊讓文字再共舞起來，重現昔日熱愛寫作的熱潮和盛況。



僧傳俗 俗還僧

據傳偉中師尊闡述，巨贊法師於佛教法相、唯識、三論、天台、賢首(即華嚴)諸宗，皆有精到見解、實踐修行。獨致力於禪宗、禪法揚名海內外。除佛門內典之外，廣涉先秦諸子、宋明理學，旁及易學、術數，以至西洋哲學，兼收並蓄。至於詩賦文章、中醫中藥、氣功養生等學，悉為時賢所重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隆重舉行。巨贊法師以在抗戰貢獻、愛國理念和佛法實踐，成為660位站在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的元勳之一，也是當中唯一的僧人。或有人以為法師抗戰期間當有殺生之舉，殊不知此殺生之所以護生也。

本門功法最為國人熟知者，必非「峨眉十二莊」莫屬。此法由本門第十二代「俗家掌門」周潛川宗師(1908年-1971年)最先廣傳。宗師字橫笛，四川威遠人，一生精通儒、釋、道、醫、武，著作甚豐，其中《峨眉十二莊秘笈》等都是初次披露本門功法的專著。

本門前十一代都是代代單傳子僧人，功法不外傳，只是隨緣濟世。第十一代永嚴法師因應時代需要，決定廣傳以利益眾生，創制「僧傳俗、俗還僧」的新門規。永嚴法師傳法予第十二代周潛川宗師，周宗師傳法予第十三代巨贊法師。巨贊法師傳法予第十三代「僧人掌門」，正在還法。以上就是「峨眉白雲學派」在民國以後衣鉢傳人的道統。

我們今天於永嚴法師的創舉歡喜讚嘆，這個新門規保證自白雲禪師傳下來的功法，不會流入一家一姓。經歷周傳兩位「俗家掌門」各自傳法，舉世聞名。兩位卻無直接傳承關係，甚至並無實際交集。兩位宗師親傳的所有俗家傳人都必不是「衣鉢傳人」，清楚明白。據傳師尊介紹，他是因王利器(1912年-1998年，文史學家、校壇學家)、梁漱溟(1893年-1988年，思想家、當代新儒家)兩位大師的推介才與巨贊法師結緣。先是傳師尊在圖書館結識王大師，後來因深造方向由王大師引薦給梁大師，再由梁大師帶去拜訪巨贊法師。然後就是本門第二回的「僧傳俗」了。

「寫在巨贊法師圓寂40周年」(下)



巨贊道兄賜政。潛川拜手，於太原時在國慶日。作者供圖



名人鄉情

潮港連心 根深情長

楊玘詩(英皇資本集團主席、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副主席、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婦女委員會主席)

我生於香港，祖籍廣東潮安縣，今為潮州城區湘橋區北門外。作為一名潮州人，我的血液裏流淌著家鄉的文化基因，心中時刻牽掛著潮州的山水與人情。潮州對我而言，不僅是祖父輩扎根的故土，更是我心靈的港灣。父親楊受成經常教導我：「人不能忘本，家鄉是我們最深的根。」這句話一直銘刻在我的心中，也成為我一生的信念——無論身在何方，都要為家鄉盡心盡力，讓潮州變得更好。

回顧我家族的歷史，慈善早已融入我們的血脈之中。我的祖父楊成先生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回饋家鄉，捐建各項公益項目，其中包括他以前祖父之名創建的「來宜小學」，祖父更親自參與規劃與建設。這所小學，見證了祖父對家鄉的深厚情感，也成為家鄉教育的燈塔。父親延續了這份情懷，38年來始終不斷支持學校的發展，以英皇慈善基金名義捐贈全新教學設備，讓孩子們可以在明亮的電腦教室裏學習知識。

父親經常說：「教育是改變命運的鑰匙，知識能帶來希望。」他多次帶我前往「來宜小學」，看著孩子們純真的笑臉，感受到教育為他們帶來的改變，我的心裏充滿溫暖和感動。父親又設立「來宜小學英皇慈善基金獎學金」，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和優秀的教師，這不僅僅是物質的支持，更是一份對未來主人翁的期待。每當聽到孩子們感謝的聲音，我都倍感欣慰，因為我知道，我們的努力正在改變他們的命運。

潮州菜，是我心中最柔軟的鄉愁。它承載了長輩的智慧，也見證了一代代潮人的成長。在2021年的「傳承潮人潮菜潮煮」活動中，我親手炮製了一道潮州名菜「反沙芋頭」，希望用這道菜來傳遞家鄉的味道和情感。每一口芋頭的酥脆和香甜，都彷彿將我帶回到兒時的記憶，那是與祖母在廚房裏的片段，也是家庭溫暖的縮影。我希望通過這樣的活動，讓更多人感受到潮州菜的獨特魅力，也希望年輕一代潮人能珍惜並傳承這份文化瑰寶。美食既是味覺的享受，更是一份情感的連結，它連接了我們與家鄉，也連接了過去與未來。

今年4月，我帶領潮屬社團總會婦女委員會的姐妹，踏上了一次意義非凡的家鄉之旅。在潮州市湘橋區意溪鎮，我們與家鄉的姐妹們攜手種下了一片「同心林」。當那一棵棵小樹苗栽進泥土，我心中湧起無比的自豪與感動。這片林象徵著潮港姐妹間的深厚情誼，也代表著我們對家鄉的無限熱愛與美好願景。

每次回到潮州，總有一種「回家」的感覺，那是一種血脈相連的溫暖。在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我感受到家鄉人對未來的期待，也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。參訪家鄉的優秀企業，與當地企業家交流創新與傳統結合的發展模式，讓我更加明白，家鄉的繁榮需要我們共同努力。潮州文化是我心中的驕傲，而香港則是潮州人拼搏奮鬥的舞台。作為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的一員，我深感責任重大。每年的「香港潮州節」，不僅讓香港市民了解我們的文化，更成為潮人團結、傳承與創新的象徵。今年第4屆「香港潮州節」以美食、工藝、表演等形式，向大家展示潮州的魅力，搭建起香港與內地文化交融的橋樑。作為今屆「香港潮州節」的籌委，我更有意邀請年輕潮籍藝人參與宣傳和表演，並在社交媒體上舉辦了一場潮州話短視頻大賽，

為年輕一輩提供一個展現自我的舞台，讓傳統與創新交織，激發他們熱情去傳承與弘揚潮州文化。潮州和香港的故事是地域的聯繫、是文化的共鳴，更是精神的傳承。潮州人以勤奮團結、創新見稱，而香港正是這種精神最好的展示舞台。我們在香港扎根拚搏，也在家鄉回饋付出，為兩地的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潮州與香港的聯繫早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作為潮人，我深切感受到香港背靠祖國的巨大優勢，也看到家鄉在國家發展中的崛起與希望。潮州作為「一帶一路」倡議中的重要節點，將在文化交流、經濟合作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。

明年，我將擔任海外潮人企業家協會主席，我希望能以潮州和香港為橋樑，積極聯繫海內外不同國籍的潮人企業家交流，凝聚各方力量，將更多優秀的潮州文化帶入國際視野，助力國家的文化「走出去」戰略。同時，讓香港在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，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我們的力量。

潮州是我的根，香港是我的舞台，而國家則是我們的靠山。這份從家鄉到香港再到國家的情懷與責任，是我最深的驕傲，也是我永遠的追求。



楊玘詩多年來跟隨楊受成回鄉探望以其曾祖父之名創建的「來宜小學」，鼓勵學童以知識改變命運。作者供圖



天門石家河遺址

上周跟隨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團隊去天門市融媒體中心調研。會談、參觀過後，最後一項是一個驚喜——融媒體中心幫我們聯繫了石家河遺址。

這裏據說是中國最早的五大史前都邑聚落之一，代表著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。我們去的時候，遺址還在開掘，有一個博物館、一個規劃中的遺址公園，還有一片土鎮。土鎮就是當時的城牆。這很有趣。在我印象裏，城牆都是明長城那樣高聳且磚灰色的，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城牆，類似於一個山丘，才發現，人的想法並不與形態相關，當心目中有了防禦危險的意識，即便會造出一道抵禦的防線，這個防線或許是一個山丘，也可以是一個城牆，隨著技術的差別，樣式每每不同，不過作用卻是一致的。這時候，當你將人類歷史退回到一個最早的原始社會的時候，你才發現人類的基本觀念竟從未變過，有關於吃穿住用行的一概物件，在人類早期就已經成形了。或許這

就是人類學以及考古學存在的價值。他們去恢復久遠以前的世界，然後去證明有關於人類本質不變的，和那些產業已變化了的，並在比較之後提醒我們應當堅守和可以發展的。這不是很有意義嗎？

石家河的這道城牆就是一種防禦的雛形，一道土牆，被掩埋在數千年來形成的山丘之中。而它的外邊，竟也像現代城牆一樣擁有一條護城河。這條河現在已經被一條馬路隔成兩段，一半乾涸了，另一半還有水，在冬日的殘陽倒影渲染下，它的整個河面一片通紅。卻熱不起來，它周遭的一切都是冷寂的。這座土丘被枯瘦的草木覆蓋，就像這座城郭，被歷史掩埋了。只有在這裏才會有一種倍加蒼涼的感覺。一種歷史感的產生，只有在面對歷史的時候才能夠被激發，那是類似於荒涼又有些遐想的心境。我忽然想起龐貝古城，也像石家河這樣，不在城裏，是在拿坡里城外幾十公里處。它也曾輝煌過，在龐貝主政期間，它的聲譽甚至可以抗衡羅馬。然而，有朝一日，它就毫無徵兆地被火

山熔岩滅掉了。歷史就是這麼回事。在它消失之後，它的故事才真正開始。

有一天，有一群人來到這裏，開鑿它，一座座房屋、一件件器皿都慢慢被發現。然後，依稀地，哪裏是祭祀區，哪裏是生活區，都慢慢清晰了。龐貝古城如此，石家河也如此。石家河遺址目前被發現有一座主城區，而後又有很多外圍的小村落。那些被挖掘出來的古物，有祭祀用的、有酒器，它們在被開鑿的時候就被擺放成不同形狀，表皮上還有雕刻。這些現在都成了可被賦予故事的，或者不是賦予，而是還原，還原出一段歷史。

在这一切之後，我們發現，這個看似粗糙的世界，當你意識到它竟人類最早期的生活圖景時，你會探聽到城邦誕生的秘密。先民們先在此地生活，有朝一日，不得了，他們忽然發現自己創造了一個城郭，忙不迭地，他們開始劃分區域，穿鑿路線，堆起城牆，取上名字。石家河就是能看到一個城郭完成過程的遺址。城郭是由行動的無意識建造出來的。



看各地飲食習慣

在郵輪吃自助餐，有機會觀察到來自世界各地旅客的飲食習慣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。最顯著的現象是：看旅客手捧什麼樣的食物，就明白他們為什麼有這樣的身形和體態，他們選擇食物的種類，與身體健康成正比。

放眼所見，胖子都是白種人，愈是肥胖的，他們手捧的餐分量愈多，肉類和甜食為主。尤其是年長的女士，有不少人體胖兼步行困難，見她們雙腿大都是腫脹的，明顯地健康出了問題，但她們就是不節制地大口大口吃着甜點。

西式糕點很多造型漂亮可愛，真的令人想咬上一口，但我是個怕甜的人，想到那甜膩入心的感覺就自然拒絕了。但圍着甜點桌的人不少都是嘴饞的白人胖子。相對來說，亞洲胖子就顯著少見，在自助餐廳，亞洲人的食量都較細，選擇食物也多屬低脂肪和低熱量的。

這是生活和傳統飲食習慣的問題。最近到澳洲就發覺超重問題在該國十分嚴重，不知該國政府有沒有在這方

面下功夫。在我意識中越南是較少胖子的，尤其是女士們穿著的修身長奧黛，都顯見苗條，可能因為她們的飲食以酸和清淡為主，所以吃得健康。

在西方人種中法國胖子相對鄰國英國和意大利就少很多。法國餐食精緻，法國人重口味多於分量；意大利人的頭盤已是薄餅，還有意粉，常讓年輕時身材纖瘦的美女，在婚後都變為重量級；英國的薯仔魚更為談事……

飲食直接影響健康和壽命，行文之時新聞報導韓國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，除了顯示人口結構外，也反映社會人民長壽，韓國人喜愛吃泡菜和參，這是他們養生之道。另一個長壽民族日本人，愛吃紫菜和魚，亦是他們健康的秘訣。至於全球最長壽的我們香港人，食療更是家家戶戶每個人的普通常識，保護著我們的健康，是無價之寶。



誘人的西式甜點。作者供圖



披着書皮的景點

小紅書上看到個帖子，有人晒出國慶時山東淄博某書店的提交預約排隊號碼：1885。注意不是排隊號碼，而是申請排隊的排隊號；注意也不是北上廣深這種一線人文大城市，而是山東的一個地級市。對的就是以燒烤爆紅的那個，捲申風過後，網紅書店強勢接入了。

這讓小狸忍不住第10,086次聊起「書，會消亡嗎？」這個話題。而其實，在這個籠統的命題下，是包含着無數分支的，且境遇大不相同。

比如淄博的案列應該歸為「書店會消亡嗎？」依目前的情況看，傳統實體書店確實步履維艱，但網紅書店卻正大行其道。可進一步的問題是，網紅書店和這道題有關嗎？

隨便搜索下「網紅書店」這個關鍵詞，差不多每個人氣城市都有個當地最美書店Top榜，而每個實力雄厚的大網紅書店又都有自己的「恰飯貼」矩陣。再細看網紅書店們，都有個統一的特點：顏值超高。有的外觀設計如《哈利波特》的霍格沃茲、有的本身就改造自真實的防空洞，而頂天立地的宏偉書牆幾乎是標配，莫比烏斯環樓梯讓人分不清現實與夢境。

如果說舊時的人氣書店有着經典的人文模式「書店+空間(咖啡、電影、講座等)」，那麼現在的網紅書店則有着全新的套路——「書店+拍照」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「拍照+書店」。是的，鐵打的打卡背景書景，書店，只是賽博皮膚中廣受歡迎的一款。人們衝向書店，卻並不是為了買書。那1885個「排隊排隊」的人中，應該並不會有多少讀者。於

是，所有不利於「出片兒」的元素都會被淘汰，比如文藝電影和講座，格調雖高，但時間成本也高，理解還要門檻，短視頻一族是要翻白眼的。而壯觀書牆就不同，簡單粗暴又高效，隨隨便便咔嚓幾張，高處書牆是貼紙也無所謂，照片上看不出就行，朋友圈一發，人美愛讀書。

也於是，網紅書店著熱鬧非凡卻也有着最深的隱患。新的打卡模式雖然催生了書店新業態，成為商場新招牌，甚至是幫城市打造了新名片，但這種所謂的「華麗轉身」真的可以長久嗎？而網紅書店，又到底和書店還有多少關係？1885個「排隊排隊」的人龍，又到底能真正促進幾分全民閱讀？

不少讀書人都抱怨，很多網紅書店顏值沒得說，但選書卻一場糊塗，心思和資源都花在表面上，卻唯獨忽視了核心競爭力。但以色列人能維持多久呢？打卡打卡，打過即罷，難道是指望卡友們形成閱讀和消費習慣嗎？把書籍定為拍照道具的本質是抹掉書店的核心功能，相當於無源之水、無本之木，流量只是曇花一現，枯萎只是時間問題。

網紅書店的形象總是像個P2P投機分子，攜資本而來，排山倒海賺足眼球和流量，滿臉寫着急功近利。但真正成功而著名的書店，卻無一不是靠漫長歲月的悉心經營獲得的，它們的核心競爭力，絕不是什麼壯觀書牆和打卡位，而是通過長年推廣閱讀，引領思考注入的人文氣息，是與讀者建立的深刻思想和心靈的連結。

回到前文那一題，太多網紅書店只是披着書皮的景點，和書店興衰並無什麼太大關係。